忠烈類

○左傳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

○胡傳曰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

○馬融忠經天地神明篇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

○報國篇曰為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

○庾信曰四郊多壘尚有公卿之辱鼓鼙不息猶勞將帥之謀語其仇恥惟須横行死地思其報國不惜身膏原野但令天假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

○李覯曰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焉

李翰曰城孤粮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陣俾三軍之士啜膚而食至死不叛及
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 張中丞傳

陸宣公曰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貞之風心又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
道以此為報主之資

唐史臣曰身扞豺虎手披荊榛再造王室勳高一世及國威復振群小肆讒位重懇辭失寵
無怨不倖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報仇讐晏然效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稷純臣

又曰慷慨下位之中橫身喪亂之際力扶衰運氣激壯圖義氣凜凜聳動群醜春盜
之喉捍賊之角可謂忠矣

宋韓魏公琦曰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伏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
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

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

○馬融盡忠篇曰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法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嘉祥既成告於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人臣自靖非一補衮闕前瀝血窮域成名黃沙皆可以謝主而獨致命為難當危急存亡之秋即不忍掉臂俛首而死生亦大矣剖心碎骨稽穹多屈獨壯唐南霽雲以天與智勇同張巡袒臂應死乞救賀蘭噬指明義千秋而不讀宗元鹿門之碑猶令人髮指冠而泣潸潸下也 ○南霽雲乞救兵於賀蘭斷指以示雲子承嗣服忠思孝清豊志亦附載其美

殺身舍生此孔孟千古不易議論而或乃謂聖人無死地於是僥倖遷就之徒始藉口
托延不觧忠烈為何事嗟乎此固褚淵馮道輩所以踵接於世也夫仗節殉難誠非
世道之幸然彼背主諂髙國輩犬豕不食其餘即保首領享榮顯不免開千古罵端
耳章丘夙號忠義之鄉雅重君父之倫士生其間亦往往捐生若遺望死如歸若王
蠋之死齊彭敬叔張祖信之死元李繼孜之死倭從容忼慨凜凜乎足以顏行西
山當戶南陽余每想其壯心俠骨覺騎龍尾仍有不死者在彼背主謟國若
褚淵馮道輩將無死則死乎　○西山 宋真得秀號西山 南陽 蜀諸葛孔明也
楊誠齋曰文章經術特士之常而名節道義乃士之貴嗟夫士以文名不過曰此文人才子而已至於清
標勁節照輝千古使人知景仰清風如見其人豈可與文章之士例言哉
又曰志在一世之外者舉世不能濁其潔志在萬物之表者一物不能傷其生

誥封昭武將軍仁和魯公忠烈記

章蔭

語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夫身而至於殺凶也慘也然以至凶至慘之事而論之曰易不亦悖乎稽天下人事前論節義人人皆忠事後論成敗人人皆智及身歷其中前日之所論者竟不知何在然則殺身之事談何容易哉非易也慷慨易也非難也從容難也知易者之非易即可以悟難者之愈難於至難中履之如極易斯其中必有大過人者豈尋常所可幾哉振古以來克以從容之難而成殺身之易者惟宋文信公稱最不意數百年後吾仁和魯公復有以比之也公浙東世家也姿性溫厲不苟言笑少孤事母以孝聞撫字二弟克盡友愛宗族鄉黨之間皆高其行學明大道揭朱陸異同之旨揭洙泗心印之微負笈相從者遠近無間嘗以守死善道一章著語錄以付及門大意謂士之無恥緣認死字不真認得死字真自不至無恥是公在當時固以必死為志矣年三十挾策遊

京師舉卓茂授湖廣監利少尹傲上恤下為當道所阨即棄官歸崇禎庚辰寇盜交訌中原鼎沸朝廷羅干城之士登萊防院楊文岳知其器以將材薦為提塘守備尋功陞火攻營都司未幾不為威利所脅復解組林下甲申闖李陷京師聘召數四終不屈蓋忘君事讐也我

清朝定鼎晋撫馬國柱復知之傾注意切以本標旗鼓為耳目傳宣重任非平庸可克勝遂疏名以請得奉

俞旨忻然捧檄就道是亦張良志復韓讐仕漢滅秦蹙楚之意戊子遷大同鎮標左營遊擊彌歲姜鑲據城叛在內官僚舉依阿歸附公獨毅然以大義詈斥姜知公忠鯁不忍遽害且威授偽職公厲聲曰汝逆天罔上將無噍類吾豈為死賊作羽翼耶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姜逆怒械禁繫獄凡兩閱月而不殺計在挫公之志二公之心焉既復令其黨類動以利害慰以溫語冀公之用公強項唾罵如前曰鼎鑊如甘飴求之不可得

文信公之志吾志之素矣烏用汝俗鼠輩喋喋乎因共以口舌排擊之遂械市挺然就戮

畧無難色且云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噫嘻公之死亦可謂慷慨者也雖然僅慷慨也乎哉

當姜逆負嵎延攬佐輔原無殺公之意故高重爵禄以誘其懽心濡遲日月以卜其轉

念公稍為通變明哲保身易易耳乃據經守學絲毫不忍假借竟以一死盡其在己之

正於仁無所漏於義無所偏公之從容亦云獲矣名以果決而成節以優游而速殺身

也就義也非所謂於至難中履之如極易者哉說者謂公之忠烈可稱極至惜其不早於明

耳此蓋執疑似以苛疵非聖賢明體原道推論之家法也夫人臣矢志固不可以死傷勇

君子論人尤不可過以苛心昔公在明末一棄驟武弁耳進無官守退無言責正子輿氏

所謂綽綽有餘裕者而於闖李之弊召猶且麾之如浼其堅白之概亦可想見矣使

公同日執政於朝陳列在位寧勿以一死謝天下哉昔管仲不死子糾而相子桓論者稱仁伍員

讐復于楚而殉于吴論者稱忠豫讓眛于中行而亟報智伯論者稱義古人豈愬彼哉進退柔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誠有以相取也余於魯公何獨不然公之氣固已在天為日星在地為河嶽公之心固已先天地而存後天地而不死蓋有生有死者公之形而不生不死者公之性也公之死正可見公之性未復何憾乎哉未復何憾乎哉公諱學禮仁和其號古會稽楊枋村人

表忠實録

章蔭

表忠者筆吾鳳來先兄殉難事也兄資性敏介頗罕笑不苟少慕古文辭及長益力凡遇忠孝節義之事無不為之慨羨焉嘗召蔭授書曰吾儒服古砥行先器識而後文藝先正有云讀書人要就自家切要處理會忠孝馨千古此語良足味也年十八寄籍京沖廿六遊大學屢試不一售人爭為之扼腕而兄固泰然也甲申歲闖李陷京師荼毒薦紳

兄以宦裔亦被逮破貲令放居宣武門外之南市俯仰屈伸咸不如意聞者靡勿憐之兄深

為安惟日作嬰兒嬉以娛吾母氏蓋亦倣舞斑斕意耳迨

新朝定鼎兄以成均例銓選蒲丞戊子春麾車蒞任蒲為唐秦先地素稱秦中巖邑負氣不

雅馴入令困憊困役紛擾更叢兄雖卑棲四知三畏自矢腰無媚骨心罔嗜好凡有便於民者勞

怨敢任至是人咸蹲躍稱快聞者

王駕東臨於潼關滿城西築於省國車馬木石之費

數萬有奇各邑懸悚劇兄擘畫取裁安全告績諸如葺書院繕城樓綜理煥然當事者

鑒其材品屢檄攝篆堅執控辭於是芳聲益震焉己丑三月王永強叛延安一帶望風

而投督撫兵援剿黄龍山潰退守頻陽賊益熾直抵蒲城偪降民驚顧無守志吏尉輩

屏氣於喉嚨之間欲棄署走兄激誓曰食君之祿當以身報大丈夫因王事而死幸也何

貪生乃灑因晝夜督率城守無倦不意內奸潛開城北門縛以獻賊重賢名授以偽職厲

罵不受即械禁遇害越冬闔邑紳衿耆德痛謳思慕以祀名宦請時邑侯張公諱舜舉者以名進士來尹是邑首重節烈欽注吾兄孤忠乃上書各當道懇加旌恤而有從容却職慷慨捐生孤忠炳若日星大節昭然耳目真所稱成仁取義視死如歸者歡傳萬口足表千秋之語乃各當道又有英聲凜凜大義堂堂堪羨蒲丞罵賊死節一腔忠烈勃發兩儀正氣全收章正儀名不愧實當享北面諸守令生不如死盡拜下風士庶同心請祀名宦允宜扶植之批遂於今庚寅孟夏之朔侯偕丞孫公國棟幕張公相教諭呂公希夔訓導陳公際昌闔邑之衆紳三學之多士四境之庶民齊迎忠魄擁護入祠張公曰明不市察清不市名恩不市德勞不市功亦属老之餘若夫金百煉而彌堅玉三炊而不變丹心碧血千載永芳可稱死而不死矣　蓋因頓首謝曰聆公之言吾兄或其含笑九原也哉抑聞之君有善臣實録之頌其事即為不忠父有善子實録之頌其事即為不孝兄有

姜弟實録之殞其事即為不悖 蓋緣侍衛毋氏勿克效姜肱之爭死陳業之灑血也怨艾悲
鳴終身抱愧敢再曰輿已有頌口已有碑而我可任其嘿嘿矣乎因於涕泗之餘載陳顛末以備
作史者之筆削云爾兄諱正儀字舜生鳳来其號也浙之會稽人

入名宦祭文

癸未進士江西提學副使李馥蒸邑人

維
大清順治柒年歲次庚寅四月甲申朔蒲城縣知縣張舜舉 縣丞孫國棟 典史張相
儒學教諭呂希夔 訓導陳際昌等奉文送
新入名宦章公之主於祠謹以剛鬣柔毛帛醴庶品之儀致祭而言曰聞之忠臣請獻于
天子後人仰止乎先哲惟
神城古與亡心石肝鐵罵賊而死髮豎眦裂表類秀實之擊朱泚同真卿之抗希烈蘇

風勁草松均霜節生等鴻毛氣凝碧血今當入主之日正直周年之月睢陽巡遠安慶余闕頑者聞風而慨嘆懦者覩感而奮發將山河兮常存將日月兮不滅嗚呼尚 饗

盡忠帖

無錫高攀龍與念臺劉宗周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況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正宜於痛憤激切時力行之

郭忠烈祠記

州尹王景彰

天下治君子小人同其體天下亂君子當其戚小人不與焉夫世道有隆殺人事有得失民懿有嚮背其險夷難易死生變矣士生盛時賢不肖同陛治染薰陶其勳烈事功無大相遠降及季世朴散淳澆廉耻道喪賣降誤國相籍也使非賢人君子孰能效忠宣力奮不顧身以扶植鴻化而礌硠乎宇宙若忠烈公者其殆庶幾乎按本傳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由國子生登進士第授彰德路林州判官乜遷中臺監察御史以辨治聞會海寇起犯上京嘉倡義赴難生擒賊數百因碣家所有衣服財物犒

義士以勵其勇頃之賊至圍城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之中呼者左頰墜馬死賊稍逸遂開西門逐之賊擁前披之父子俱力戰以死事聞追封太原郡公謚忠烈國初以武功定天下皇帝開國之三年詔訪天下死節之士本州判官歐陽華以事上上嘉其死事詔大名開州立廟祀焉然則向之所謂當其職者政所以獨承其休乎予牧是州始獲拜公之祠因謂人臣子立身大節惟忠與孝不以禮亂變志施于承平也易施于板蕩也難今臨危若安處險若夷捐其生而蹈其死殺身成仁公以之矣然則朝廷異旌之寵禮亦宜之乃作迎享送神之詩俾其子孫歌以祀公云

郭嘉元朝時人

歐陽華吉安人洪武二年任

王景璋洪武二十九年任開州知州

○○節義傳　　魏收

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已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守備劉君禦寇碑

歐陽燕 滑令

任天下事者權藉亦義來與身際動於其所不得已而殫盡其所當然積歲月而成之剖勲闗而報之度外之士於世未有涉為而出其深智沉勇往與世際翻然勃然如兎起鶻落不居不有如雁影鴻爪時過則逝矣事過則冥矣古昔若弦高申包胥之倫閲代一見而史不絕書余嘗欷歔為一篇以激發人世奇男子逡巡未果邇來中外多故彷彿求之而又何寥、也癸未夏奉簡書治滑滑人為我道十三四年寇狀猶憶、邑變語及守備劉君禦寇本末鄆津、邑舉聞行至沙店為君昔所戰守處雖無折戟沉沙之蹟而雞犬桑麻如故一二遺老復不禁酒、下淚也方諸寇蠭起勢甚張所過村邑咸為獸竄而沙店為東西走集之衝賊所睥睨君固稱尉注君子素雍容裘帶弱一个為山棚子弟夙非訓定絕無組甲安弓利刃百里內外又乏蚍蜉蟻

子之援君独以往不可围之氣孩撫熊羆向視虎狼鼓声填、自田間起牽
市人操耝耰袒臂一呼声震瓦屋賊從數里外人馬辟易絶不敢過沙店一
步指黎陽黒山作壁壘終以就擒當爾時君意與鋭殊才具殊未竟
展晩遇強有力者爲之推輓君當膺茂賞或因而援君以柄應發憤其所未
足爲公家當一面抑有人焉湛而歌詠張大之君庶幾声施不朽而若或棄
爲徒使君志决身殲而抑欝侘傺以終一二不逞之徒復乘而蟄君中以危禍
雖人不勝天事竟得白而君之目余知其終不瞑也屬時方急国家恭士如林
歲糜金錢無算曾不得收其銖黍之用乃好奇倜俶儻之畫策者起而
爲所欲爲而往、曲折擯壓使無所告訴纏牽長而筆舌毒盖不知幾千
萬態也天不事將何所恃托乎安史之乱滑有女子唐與青州女子王自號于朝
頭提一旅討賊而清河李萼西以策干顏平原巾幗逢掖鋭于貂蟬兜牟

迄今英風撫人而史官不載其事將功亦不入幕之抑另有若輩直臣之者

而終不得行胸臆也茲者余楚破碎極矣南宋時楚有張惟孝者以卒五千

人鮮鼎澧五州之危不納告而去曰朝廷負人嗚呼負人者豈朝廷哉恬于植

黨巧于掩功工于蔽賢攘爵賞自私而負人之名又使朝廷受之狼瞫曰吾

以身求者謂上不我知黙而直乃知我矣卒徙死之有如功既未白罪宜無因黙

興用兩朱有屬死與生曷擾而可惟存積壞黄馘搔首問青天耳或曰方

君舉義時特為家身桑梓計一腔熱血應洒斯地后來屈伸顯晦詎君

意中事是則然矣然豈卽以發抒壯士之懷而鼓舞英豪之氣哉卒而

終無畏壘遺直猶在丈既尸而祝之矣桑柘影移髣髴和衣斜陽半背

牧豎来歸依稀而指點之曰某某廬舍某之所保固也某婦子某之所生全

也一為之躍然以喜一為之悄然以悲而英魂毅魄亦似有所附托以懈其寃

騷而發其況者不可諼也伊可懷也余因感勒石謫居者之義而為之碑
且系以銘　銘曰鼎不桂車馬不守閨經馭翁圖僊植其墟沙蟲猿鶴
昔將焉居國殤厲鬼今將焉袪爾婦爾豎歌壞哭思彷徨鍾鼓以約
旌旗而悲乎而而懟乎而色非于市怒亦震淵龍潛豹伏蛙瘦熊肥志不
可挫時則已非無數于人視此豊碑

祭比干廟文　　陳宣帝

自獨夫肆虐天下崩離觀竅剖心固守臣節忠踰白日義槩蒼旻義星以來一人而
已見馬卿之賦恨不同時聞李牧之名願以為將九原不作恨深千古聊申薄祭君
其饗諸

楊忠愍公文集序 摘段

林潤 太常少卿陞應天巡撫

昔人有云文以氣為主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刘勰廣程才之論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斯文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覌公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敏風挺艱阻備嘗混跡牧豕之辟研精掛牛之日即以天下為己任學以談道德務經術而恥為富貴紛華之習既而發科登仕紲組兩都含香之署每膺際運康濟而不免壅蔽之患遇君神武而未屏操弄之奸思回聽于逆耳圖奠于脫距乃由串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謬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倖使仁人之言不蒙其利而反構禍捻公死且不畏柰何以播遷竢之耶後由武選二疏乞誅賊臣數其奸者五大罪者十語侵彼相使忠臣之謀無益于國而竟取戕亡緣司刑者承望風旨文致其罪惜乎冤哉昔賈生不容於絳灌李邕受抑于林

甫古今同慨矣至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被笞箠闌木索暴骸裂膚受辱慘酷而志不為亂氣不為沮非素養有定能然哉方其深念於燕居未遑以暇逸其所著作多綴毫牢戶之中染烟胏石之上此與演易受書昌異為故詞多宏麗諸罕怨誹江河一瀉乃徵其才光焰萬丈悉由於氣豈假雕篆以逞技摘繪以求工哉

與補亭楊公書 忠愍公子諱應尾太學生　王世貞

吾與尊君肝膈相委燕市赴義為老親徬徨不得遊從地下蘭若鬚眉一再見夢生氣凜凜然行部郡城欲取道過吊世網洶洶提鼻忍息慚愧人世豈惟山陽聞笛之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宜勉思令德砥礪誼行而翁懲懲含志長逝待後人發之嫂抱影煢独以日為歲棄而翁就二子勉旃自愛薄金廿金可裁十一烹隻鷄絮酒以酹餘治嫂菜廪吾不敢頓郡縣不

嘗謂忠臣之道自古难之公之平生所挾持者甚大故其精忠所發真足以
貫日月而動天地公之時何時也奸臣竊柄勢傾中外羣僚百執事將奔走
承奉之不暇孰敢出一言以犯其鋒公乃奮不顧身獨能發其潛伏積徵之
惡於未露之日而為天下国家防危杜禍於未然公豈不知主上之必不我諒
耶將謂身可殺而權奸之惡不可漸以長生可舍而社稷之危不可不豫為
之所卒之身死之後奸狀日以暴著不至于戮身籍家而不已則公之料奸
之知愛国之忠晋見之矣夫大奸距脫則正直莘拔由是先皇帝感悟信
用忠賢而奸黨漸滅殆盡一時號稱治平公之利遺於天下国家者不既大
且遠哉若夫形之咏歌風嫓秦漢而經濟謀畧多柱註述中見之今讀其
奏議如十罪五奸之指摘五謬十不可之直斥詞嚴義正令人凜然起敬奮然

然忠義而廷杖之日大風揚沙正人墮淚既死之後地為震者累年所謂精忠貫日月動天地悲欽幸際今上仁聖奉先皇之遺詔錫之贈謚廕其後裔而建祠置祀所以報公者亦云厚矣益以徵公之精忠在宇宙間千古不磨者也公嘗師事存齋徐公苑洛韓公諸君子固有日矣宜其忠愛之道講之素明而成仁取義之有自也記曰為人臣殺其身有益于君者則為之公非其人乎余於公誼辱同年最相善因閱公之集感公之慷慨而莫與追踪也乃為之紀其槩至于公之履歷則有藩参鳳洲王公狀其實而少師存齋徐公又為之銘其墓茲固可傳于不朽也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

奏為觀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
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
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
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
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
甦者數次割去臂肉兩片斷落腿筋二條膿血約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
皆霑汙日夜籠柙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屨
供給飼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
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
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繼復捐軀

帝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
欲得所豈惜一廻宸覽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
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
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埸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
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辭官歸滑表

唐　李邕

臣邕言臣素無藝能積負訕謗衆多之口自可銷金怨讟之心無堪頓首伏惟陛下至明大聖察之纖微盛德在人洗之瑕穢山川納者不擇薫蕕天地覆之是霑雨露且人荷惠渥大抵官榮今臣蒙国恩私及軀命事出涯分之外恩加父母之深已逝之魂復歸朽質既存之地尚忝高班雖欲死身未能報主彌慚持祿有以保名但秋燕將辭必徘徊于大厦老馬雖去終顧步於華軒況臣今茲六十有七光陰荏苒行止欲危就木之時不知幾日懸車之歲僅有三年即今日歸州不任違遠涕戀之極謹奉表以聞

願代滑州刺史李邕死表

孔璋 至聖世孫

布衣臣璋言惟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

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

昔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

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奚不用晏嬰見逐則晉無赤狄之利漢無
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滑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
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氏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當氏恃勢
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使奸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于我國家也
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以其忠于國矣今聞生贓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行
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
將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于國不如殺身以明
賢臣願朽林材才輪轅無取徒數視禽息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家之寶社
稷之衛若喪国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邦国殄瘁將若之何是臣痛惜
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
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欽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是不隶邕明矣夫知賢

而舉仁也代人任忠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
不足以贖邕鴈門縫腋有足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卒德
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
和之始难于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
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逆亞夫得劇孟以為憂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
敗七國之衆惟陛下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
成愷悌之澤實以副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
天地更新捨之弗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恩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
所知而甘于死者豈徒為惜邕之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

為夫謝罪表　　　　李邕妻溫氏

妻溫氏言邕劾賊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囹圄獲罪以聞誠宜不待刑書便當

殞滅然事有所隱悲負明時天聞憂遠遽號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
謂天鑒仁明邕得生還荒外再造之幸上答何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
竊時譽疾惡如讐往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參憲府劾武三思之罪坐
此為累不容于衆秉邪佞者切齒攻文章者側目由是頻貴遠郡削跡朝
端不見闕廷何啻十載歲時凝戀聞者傷懷屬国家有事東嶽大礼告
成法駕西旋路遵近境邕奉牛酒之献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
私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為心懇至風誠異遂中劾妄聞正直見用邪佞生憂
邕之禍端自此為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一議天顔暫顧罪則旋生謗云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惟陛下明察此言妄之徵驗萬死無根死罪死罪邕
初蒙勘當即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寡援邪黨相趨冤急至深実
不堪忍氣微自奄性命是聽遺邕手書事生吏口代百姓蚕種抑稱枉法市

邏以進今作賍私吏以為能守此加罪當時郵使朝堂潛皆守提號天訴地誰

肯為聞嚴命將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投炎骨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顧邕克

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朔邊骨棄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成邕夙心妾則碎

首粉身萬死無足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罪責冒死上聞

上署篆王邢襄啟

朱衛哲

哲生也晚。當髮未燥時。即聞先人忠孝之訓。及長讀古人書。見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流連三復。讚慕而不已。既而掩卷咨嗟。致嘆于古人之不幸也。士窮見節。千古同悲矣。慨自天禍畿輔。逆寇東侵。河北郡縣。望風披靡。竟無一城為國守。無一旅與賊抗者。二月中寇置吏至朝歌。滑城危在旦夕。邑有謀納款於賊營者。哲聞之深以為恨。且立誓不屈於賊。遂攜諸弟遁於荒野。絕跡城市者累月。時人情翻覆。侵奪橫生。詬辱沓至。哲惟閉戶吞聲。鄉紳捐助。原無故宦一款。偽令逼納軍需。哲先人薄宦清苦。琴書之外。一無所遺。不獲已。鬻產以應。哲家業已蕩然如洗。五月中聞賊鋒大挫。即中寇所置防禦府尹而下俱宵遁。本邑劉偽令潛謀攜捐銀以去。時人情洶洶。鮮有固志。哲密與弟謀。以為一邑安危在此一舉。遂奮不避難。約衆歃盟。詢謀僉同。共扼偽

今之遁諸紳人人激奮愚兄弟二人及程王魏三孝廉尤力任其事纏拔之士
從者雲集遂直抵今所陳以大義示以利害偽令計窮惟揮涕求寬而已
未幾擁戴勢盛遂謀反噬禍竟不可言矣程王之死慘動天地魏亦九死一生
諸紳未與禍者命懸旦夕如在湯火哲偶在城外聞變遠遁妻子皆易服竄
匿時攘臂居功之羽翼及改面卸過之小人皆以哲為罪魁慫慂偽令必欲置
哲死地始可以洩此舉之憤偽令又裂眦大言于衆謂力可以夷哲族聞者咸為
危懼時哲已沛顛流離作河上之亡人矣無何偽將軍至偽令揭害諸倡義
者內尤切齒于哲直欲一網打盡典史徐掄又告哲及魏孝廉為擒令之首希
脫已禍偽將軍俱置不問偽令恨哲不置復生哲以千金捐助又安置頭目於
哲家將哲家資搶掠一空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殘破書籍悉遭焚燬無異
秦火哲家受禍已云酷矣亡命他鄉僅留餘生幸值天威震疊逆魁遠竄

台臺攬轡澄清日月重朗哲始入城摳謁親知見者無不慶其再生哲
興偽令亦何嫌怨止以身受國恩具有血性當日之舉實出公憤奈不獲濟
令兩孝廉抱恨于九泉哲家雖破哲舌尚存深用愧恥痛念世際末流人鮮知
義赴國難而人咲為狂倡義舉而衆指為悖招搖於獻諛之時洒泣於攀留
之際誠如尊諭比比皆然哲抱此苦衷際此昌時不得不披控台前以希電鑒伏乞
俯賜睿覽知敝邑不乏義舉諸紳衿具有公憤錫之片言以垂定案庶死
者目瞑生者激勸從前天翻地覆自今獲睹清寧死生既委之定分讐言
怨可付之兩忘不來伸而氣自伸矣臨啟曷勝激切顒望之至

孝行類

○祭義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曲禮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

○韓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吾親也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以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呂覽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

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桓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啜菽飲水足以致其敬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祀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一孝悌閨門之内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殺也亦和顏色承意旨盡禮義而已矣

○胡致堂曰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殊惟隨分以自盡耳不可謂魯參布衣而其孝不足舜撫四極而其孝有餘夫曾子之貧可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歉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自足蓋愛親性也貧富貴賤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

○李崆同曰孝子之於親欲其脩而無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松柏如彭如聃非不知人之身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恒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日

○真西山曰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謂四肢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即為辱其親矣尚焉得為孝乎然曾子於此必揔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嘗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啟手足而後知免與

○魏縣誌曰孝者百行之原儒以此聖道以此仙釋以此佛者也此處一虧萬事瓦解顧常不得之學士大夫而椎魯愚夫一念所至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者何哉蓋孺慕根心非見聞才智之所能沁入也昔人生孝死孝之介介以此耳割股廬墓非孝之經吾非敢以此率天下特

以愧世之生不顧養死不奔喪者

○章丘誌曰親恩罔極子情莫解生也怡怡菽水歡於三牲沒焉慘慘蓼莪戚於五鼎蓋至德要道不須繁文縟節總能娛庭顏而榮墓栢也余粵稽史牒若蕭黍倚蘭之操捧玉履冰之誠聚薪銜索之痛棲烏馴鹿之祥即不免木人石心然德首四科孝冠百行此之無虧餘皆其細者耳

○孝雖人道之常然能盡之者鮮若以為可多得孔子何獨稱閔損孟子何獨稱曾參志孝子所以勵俗也 延慶州志

○公三上春官不第慨然曰母老矣吾為人子不及時分升斗粟以供菽水縱甲第可待如歲月難留何且丈夫策名事人何職不可自盡顧自立何如耳謁選司理大同奉母往抵官

○楊貞復先生孝疏云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孫綽以孝

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祀若匍匐懷袖日用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舉世
我穎以之養親其榮近矣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經曰皆孝經之言也
○又云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
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
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又曰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居不主奧坐不中
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
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言孝不言慈
閨門之內戲而不嘆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三賜不及車馬

不敢以富貴加於父母經曰居則致其敬

○又云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經曰養則致其樂

○又云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致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經曰病則致其憂 ○矧音申上聲笑貌○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又云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

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
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
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也經曰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又云佛言凡人事天地鬼神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蘭公曰孝至於天地日月
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
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
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經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
乎四海而無所不通

又云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
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

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
此之謂歟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
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
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
也枯魚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待人子欲養
二親不待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曾子仕於莒得粟
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
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
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
蹻褐趨時當務為急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

敬養而親不待也不敬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經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此之謂也

○又云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加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經曰孝子之事親終矣　○楊貞復諱起元歸善人

○盱江近溪先生羅汝芳曰或問學何為者也羅子曰學為人也蓋父母之生我人也人則參三才靈萬物其定分也全生之則當全歸之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

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足鎮地為以立人極于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
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孔
子大學方為全人而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而願學孔子亦恐其偏此身也小此
身也偏小此身即羞辱父母也豈必為惡然後為不孝哉 出孝經宗旨
羅近溪又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其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
姓又分之而為曾玄分久而益衆焉則為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
為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為宗法以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
久至千萬其氣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
原出於天道之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為人為物其分甚衆比之
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若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

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作宗旨明晰釐而純南

之學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

○孝字釋義云古文作孝子在老人膝下也老字省文從子而全子在老旁抗而不順非孝

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稱矣 ○又云孝好也 祭統曰孝者畜也

○謚法云至順曰孝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協時肇享曰孝

○祭義篇云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

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

者也安能為孝乎

新修孝婦廟記 益都縣

提學副使楊文卿 四明人

福山之南四十里山下有泉昔人構屋於其上以為祠蓋齊之孝婦顏文姜養姑孝謹姑性嗜河水水去所居可數里孝婦無間寒燠日躬致以飯姑風雨霜露觸冒勞苦久之忽有泉湧出於室之側味同於河蓋天相孝婦以便其汲焉孝婦沒邑人即其地立廟以祀之自是邑遇旱暵禱輙雨盜起將掠其境先期河黄四十里示民以趨避盜来無所掠逮盜出境河色復清其靈應如此立廟昉於唐舊記逸其歲月無可考宋熙寧間封孝婦為順德夫人廟額靈泉河名孝婦廟雖屢經修葺而歲月茲久甎瓦剥落柱傾榱折上雨旁風無所蔽障四方禱祀之人蝟集鱗聚失所瞻依歲入施錢皆為旁近無賴所私弘治八年都憲汝南熊公翀奉璽巡撫山東行部於青道過祠下顧盼徘徊重念國家以孝治天下而孝婦有廟若此何以勸勵風俗乃以濟南衛百户朱英核實施錢之人用以鳩工市材易腐以堅支傾

就正殿寢門廡彩繪輝煥廟貌肅生士庶具瞻興起孝思油然有不可遏布政使吳君珉按察使趙君鶴齡輩咸以此舉關於風化非細謂文卿不可以無述夫大道未隱人各親其親孝之名未著世德下衰始以孝為卓行然季武矯而服綵子春矯而過禮文舉忍而棄子飾情要譽非孝之經至於姜詩妻善承夫孝泝流汲江以順姑好董黯因母思飲大隱溪水徙居溪傍汲愈母疾此皆本乎天性發於真情其事蓋有同於孝婦者焉傳曰至孝可以通天地感鬼神若婦之孝生既能召室湧泉沒又能神於一方以福庇其民人其孝之至者矣顯受封號而廟祀於無窮豈不宜哉都憲公留意事神治民有廢必興有墜必舉而於此尤加意焉蓋所以敦崇政本欲使世之凡為人子者咸知感慕以各孝其親以敦本化俗其用心亦密矣用書以著厥美并系頌禱神詞俾淄人歌以祀孝婦於永永

辭曰泉涓涓而湧室兮孝婦之德河蕩蕩而遠逝兮孝婦之澤德之化

兮民受福澤之流兮民無忒食斯土兮其廟翼翼神如在兮其靈濯濯永神休兮與國無斁

右頌神辭

牲潔蠲而在俎兮香醪在觴靈風飄而滿旗兮神其來嘗歲用登兮時雨時暘人用康兮厲鬼潛藏惠孔嘉兮佑善以祥昭厥鑒兮有惡斯殃俗用熙熙兮儷美陶唐

右禱神辭

汪孝子宏燦傳

吳從先 寧野

余讀書至曾氏之母思其子即囓其指而子心動應之若刻期者故曾子他日曰啟予足啟予手得全其身以完親於吾儒稱大孝也近世恒有割股以孝其親者余以親繼孝而親之肢體毀辱莫大焉人子豈無所以用情者而何必拘拘此股也執是則幾失汪孝子矣孝子時甫十四齡與余生同鄉其兄字燦與余業同門余知其情甚真不可以常情目也孝子脫抱即能讀書治周易通曉大義人人稱汪家千里駒父喪與母氏相形影饘粥苟活見母氏不豫輒善言相慰或為斑衣兒舞以悅其心焉去歲母病孝子為購藥石延醫師皇皇之情超於人情外日不櫛沐夜不解帶母之一起一卧非孝子莫能支也夫何母病轉劇口不受水孝子計無所之輒以刀割左臂股治湯以藥之母聞其氣而思飲飲畢而餌粥拄杖而行懽如生平也不二十日不病而逝嗚呼汪母之死不能挽也而以劇

病而復生則孝子之情感也人子於親如罔如陵心竊冀之至於歆奪之際即得百亦幸
況蹶然而起者乃以十計乎汪母之死不可挽而孝子之股能動天故天假之此日以寬孝子嚮
使母載病則孝子之心先變所以不病而終也母死之後一哭而絕其尤然不絕者蓋天之
將以風世乎然天下之割股者常有而親之幸生者亦常有第孝子以童年勃發直孩提真
心非沽名之想也母氏得起於既絕非股肉不活豈人情所能測度哉為親者不必皆有割
股之子為子者不必盡法割股之孝能如孝子之心而始不妨於割也否則恐見棄於曾子
也

○積福以孝為第一　李元陽曰楊黼先生家雖貧竭力甘旨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辭親
往謁之路遇一老僧問黼所往黼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老
僧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倒履者即佛也黼遂回一無所遇夜至家叩門其母聞聲

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户乃向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必遠慕

○元仁宗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有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腹割取心肉一臠煑粥以奉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孝且無嗣乃裒財命順真觀道士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潛者聞而過其家觀良吉胞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細線縫合未期月已無恙矣俞因述其事以為世勸吳郡朱翠岩先生有詩紀之其小序曰夫孝為百行之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罔極然而剖心刲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傷親之心更甚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若良吉者自當旌異為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業已陰錄其孝矣太上感

應篇所謂善人者人敬之天祐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爲地下主。進補仙階者
良吉者有壽故爲發白其孝以爲人子之勸省也。○又元白雲居士陶明元諱煜弱冠時用道家
法事所謂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跳躅號咷齧床簀衾褥以紓苦楚歲瀕死
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心嚼香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刲股割
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其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
瘳禱畢既引刀下忽有二童子以天醫至保全其事會稽張思廉諱憲曰動天地感鬼神莫大
乎孝爲冥冥之中必有不散之英魂烈氣或如岐黃盧扁依憑精魄以遂孝子之請也不然
何寥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醫乎明元子宗像與余友善得其實最詳故寧受左
氏之譏不敢漫明元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生之過蓋如此

孝義

漢杜鄴說車騎將軍王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王臣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 ○色養貞瑩友愛花蕚行誼卓犖有古人風槩以知君為至性人

○白華漸點脫驂無計孝義遂如晨星豈今無天性哉漢魏舉孝廉方正故內行醇備者響應王君孝表烈墓文儷義式段廬詎不兩高歟今世既雜閔范而剖股廬墓與焚券倒囊者又同謚為過激將地草恠秀天醫書方者獨非剖股號墓之人乎安見排難解紛非氣節即且置嚙臂下石輩於何地乎嗟嗟毛義豈喜捧檄太史寧羞（司馬遷）貧賤吾將以天下不孝義者為餌故寧僉勿奢願重見漢官儀也

清豐縣志

東明縣志曰田真田廣田慶兄弟分居家有紫荊樹一朝忽枯死真等異之因而復合相與泣于荊下越旦枯荊活而返茂為築土以培植之基成號曰荊臺距東明縣治三十里遺址巋然每春和景明麗紫嬌黃隱隱覆蓋其上即花萼輝映之樓不啻也名曰荊臺春色為東明十二景之一邑人尚書石星詩云荊臺突兀倚雲斜田氏芳踪代可誇臨眺好譚當日事鶺鴒飛上紫荊花又邑人副使陳其猷詩云剪桐風已薄歌豆德更愆何似泣荊者春光照萬年

宋劉庭式字得之齊丘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哀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愛亦忘則

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於

廬山絶粒不食目奕奕有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章伯棠曰庭式娶聾女亦自胞中無色障子瞻賢者乃謂衆生於愛愛

生於色乎固知此障仍未脫離宜其聞庭式之言媿感不自禁也

脫粟承歡無媿老萊之愛日鼓盆不娶庶幾魯氏之高風可謂順志葆真和光抱璞者矣